

憶老友

念南開

● 雷穎 (彩色圖照刊第二頁)

我國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所創辦的南開學校，造就出許多有功於國家與社會的傑出人士。有人問過張校長，最喜歡的學生是誰？張校長隨口就說出三個名字：「梅貽琦、周恩來、萬家寶」。他能隨口就提出這三位學長，可見都是校長平時就對他們瞭解並器重的學生。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，是和張校長一樣從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，張校長始終認定「教育」是「強國、富民」的首要事業。所以，像周恩來這位對南開，對老校長自己，都百般衛護和支持的政治人物，還只排名第二。至於萬家寶能經校

長隨口提名入選，想是當年在戲劇界風評至佳，名氣很大，而老校長又特別愛看話劇，印象深刻的緣故吧。筆者也是南開的學生，曾在天津和重慶兩座南開中學勤讀五年。但是，我生也晚，無緣認識老校長最喜歡的三位學長。時常念及母校，不免想到許多老友，憶及他們的點點滴滴，也都與母校血肉相連。

念書、打球、唱歌、交得好友

我在南開中學天津重慶兩地就讀五年功課很不錯，雖然淘氣、調皮，但不曾有過任何「記過」的「前科」。在重慶上高二、高三時，曾因多次犯規，私出校門買零食，訓育老師要

我從小就喜歡唱歌，自己雖然沒有好的歌喉，但卻十分喜愛「合聲」，所以甘願當一名「合音天使」，而有機會享受合聲之美。在重慶南開中

學上高二、高三那兩年中，和同學王愷華、李世斌、朱世楷，四個人合組一個男聲四重唱，除了上課不在一個教室之外，下課時間都在一起練唱。

李抱忱先生當時正在南開作音樂指導，高中並無「音樂」課，只有課餘活動的「歌詠團」（那時不叫「合唱團」）。抱忱老師對我們四個人的四重唱非常喜愛，特別加以指導，並親自選歌，帶著我們練習，使我們受益非淺。我們的歌聲漸漸被同學們發現而欣賞，而熱愛。校園中許多大小型的音樂活動和同樂會，都邀請我們演唱。我們有兩首「招牌歌」。是「We meet again Tonight」和「Good-bye my lover Good-bye」，非常受歡迎。每天晚飯後，自習前，一日中最輕鬆自由的一段時間，我們四個人，都會圍在校園中心的範孫樓前的一株棕櫚樹四週，面對樹幹，唱起我們喜愛的歌，欣賞自己的合聲共鳴，也讓許多同學，在每日黃昏，為了聽我們的四

重唱而出來散步，享受美妙歌聲，大家彼此之間似有默契，快樂自如。

「四大金剛」受人尊敬和欣賞

欣賞

抗日戰爭期中，日本飛機經常轟炸我後方城市，重慶市經常發放「空襲警報」。因此，「跑警報」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動。隨時都可能要「發警報」，要「跑警報」。而我們因為熱愛唱歌而不願放棄練唱的機會，當時南開中學地區沒有防空設備或避難所，黎民百姓只能向山區疏散，師生們則遠離學校校園。所幸南開校區本來就在郊外，空襲威脅較小，所以最初一段時間，大膽一點的同學們，有時候就不大願意走一大段山路，同時還得提著大包小包去「跑警報」，我們四人就曾約好幾個同學好友，在警報中躲到忠恕圖書館後面的音樂教室中（遠距一般教室的獨立平房）去練歌。整個校園中安靜無聲，又有

鋼琴可以定音，四個人唱起來非常自在，確是警報中的一項樂趣。但是這項樂趣只享受到我們被學校徵召為警報隊隊員後為止。我們四個人都能吹軍號，學校特別徵召我們為南開服務，擔任用號音傳播警報消息的工作。我們和學校的防空人員與警衛人員，經常聯絡，他們隨時都知道我們在那裡？有校工隨時為我們傳遞消息。政府設在長江中游的防空監視哨在發現有日本轟炸飛機向西飛行，即有消息傳至後方，各大城市均作準備，重要城市如重慶和成都等地都即發佈「預行警報」。南開中學在郊區，不發預行警報，但學校防空通訊設備會得到消息，我們也即會得知消息，準備各自進入預定的工作崗位，用號音接力的方式，傳播警報消息，凡是南開人的疏散區，都會聽得到我們的號音。我與防空人員在第一線，也就是大操場看台盡頭的小石室內，有電話連接，王愷華，朱世楷，李世斌三人則各

在預定的接力地點，再向山區播發號音。大家都熟知：「一長聲，兩短聲」。是「空襲警報」，大家趕快進入疏散地點，「一長聲，數短聲」，是「緊急警報」，是敵機已在重慶地區上空，大家趕快就地掩護或臥倒，直到「一長聲」，是「解除警報」，再各自回家。我們四個人不論晝夜、晴雨，都忠實的執行任務，感到十分光榮。夜間在宿舍中，聽到號兵發出的第一聲警報號音，我們都能馬上打開窗戶，立即向各方向發出空襲警報，再火速進入工作崗位，的確是相當辛苦。但是，能為同學、老師和學校工作人員服務，能為他們的安全保障而出力，感到安慰和榮幸。我們每人一把燁亮的銅軍號，隨身攜帶，在校園中惹人注目，也受人尊敬和欣賞，於是「四大金剛」之名，不脛而走。至今遇到當年同時在南開的老友們，還都津津樂道。我們四個人經常在下午下課後，和幾個要好的同學在圖書館

中作功課，在一個最佳位置的大桌四角上各置銅軍號一把，同學們見我們安穩在座，都知道尚無預行警報的消息。有兩次，我們安排惡作劇，四個人同時猛然站起來，匆匆抓起軍號，收拾書包，往樓下跑，於是大家都警覺到，要發空襲警報了。圖書館中，一片忙亂，大家都趕著出來，準備「跑警報」了。卻聽見我們四個人在夕陽西下，彩霞滿天的悠然景色中，唱起「Star of the Summer night」，狀至悠閒。許多女生氣得跺腳，卻又無可奈何。至今想起來，仍感十分抱歉。

「四大金剛」中，朱世楷和李世斌是兩位極有天賦的男高音，世楷的一首「都納故鄉」曾名揚南開校園，世斌的嘹亮男高音歌喉，在校園中，亦是大名鼎鼎。王愷華則有一個好男低音的嗓子，一首「Old man river」亦是校園名曲。他們三個人的音樂修養都非常好，看五線譜的能力高強，拿上手，就能唱。只有我，是個「譜盲」，每曲都要多費點時間。因為我的嗓音很「平凡」，沒有特殊的「音色」和「個性」，很容易與別人的聲音融合，發音的音階準確，拍子也拿得穩，所以四個人的合聲十分好聽，在南開校園中，唱出了名，進而名震沙坪壩，我們四個人之間也成了「莫逆之交」。在南開的眾多老友中，世楷為人最敦厚隨和，脾氣最好，從未見他發過脾氣。平時身體健壯，在運動場上，也曾是一員猛將，誰會想到，最先離開我們的竟然是他！

悼念世楷

民國八十二年，我曾為一個南開校友刊物「四四萍踪」寫過一篇「憶合唱，念南開」，暢敘南開校園中和沙坪壩上的合唱軼事，追憶兒時的美好時光。當年在校園中被稱為四大金剛的男聲四重唱老友們，六十年後已各居天之一方。王愷華在北京，李世斌在鄭州，我在台北，朱世楷遠在美

國。我們魚雁往返相期重聚，希望再同唱我們喜愛的歌，重溫溫馨舊夢。但是，每個人心中都蒙著一層陰影：「世楷的健康」。他舉家遷往美國後，得到好的醫療，病情得以控制，情況穩定，而且體力甚好。參加當地的合唱團，而且成為團中的中堅份子，非常受到歌友們的歡迎。我們都企盼著，在不久的將來，能在北京重聚，再共享美妙的合唱歌聲，歡敘六十年的離情。我曾以老友王大空的「人生如蜜」中的兩句歌詞：「爲了彩虹，強忍愁雨，：爲了重逢強忍分離」與老友們共勉。誰知道！「強忍分離」之後，竟是殘酷的「永別」，嗚呼！奈何！

「世楷在南開中學，比我低兩班，因「歌緣」而相聚，成為莫逆好友。我們四個人的男聲四重唱曾在南開校園中廣受同學們的喜愛。世楷的男高音尤其受歡迎，一曲「都納故鄉」曾瘋狂迷校園大眾。南開畢業後，他考進兵工大學部第八期應用化學系，讀過兩年，至抗戰末期，在知識青年從軍熱潮中，他也投筆從戎，考進空軍留美班，勝利前夕去了美國。但是，運氣不佳，剛到美國即逢大戰結束。他們這一班被改為短期的「領航」訓練，匆匆受訓，匆匆返國，回到了上海。我已經自昆明而越南，再返回上海，才又重逢。我的繼母是上海人，娘家在上海。在抗戰期中，我與世楷即過從甚密，他時常到我家來玩，家母對這位親切、隨和的胖孩子印象很好，所以在上海再見面時更感熟稔。也因此結識了項蓉小姐，由家母的介紹與撮合而後結為美滿姻緣。世楷先隨空軍到了台灣，而項蓉淪陷上海，兩地相隔，不勝相思之苦。項蓉終冒萬難，隻身來到台北，我們接她到了家。父母家中，家中設有一小佛龕。世楷在接到項蓉後驚喜感慨萬分，拉住項蓉雙雙跪在佛像之前，令人十分感動。項蓉遂即拜我的雙親為義女，並由兩位老人家作主，與世楷在台北成婚。

世楷在新竹市空軍單位服務。項蓉也在省立新竹中學擔任英文老師，兩人相親相愛，相互扶持，度過了一般當時公務員的堅苦時段，也隨社會的進步，生活水準的提高而漸入佳境。

世楷項蓉得配良緣

項蓉出身上海望族，聖約翰大學畢業，英文程度非常好，在新竹高中與專科學校教授英文，非常受到學生的歡迎與學校的器重。前後數十年未離工作崗位，是一位敬業樂群的好教師。對世楷當然更能幫助與扶持。生育三女，個個都被教養得非常好。都受到高等教育，都能自立自強。世楷夫婦後在美國，多是由女兒們照顧生活，十分安樂。

世楷在空軍工作一段時期，因無所發揮即提前退伍。在台北一所專門教授外國人士說中國話的機構任講師，很能發揮他的所長。他的標準北京話，溫和的個性，誠懇而有耐心，很受學習者的欣賞，這項工作作了多年。

，直到他因病而停止。

世楷的歌聲隨年紀漸長而更成熟圓潤。他對歌唱的技巧，亦不斷的潛心學習研練，確是日有進益。近年來，我們常有聚會，大家都要聽他高歌數曲，他也非常高興的為親友們唱許多大家都熟習的老歌。我聽他唱歌幾十年，確能感受到他歌藝的進步，音色更柔美，Vibration 更趨自然。

十多年前李抱忱老師常到台北，我們時常見面。一次在一個婚禮中，大家請世楷高歌。他在唱「你儂我儂」之前（當時此曲正風行一時，人人會唱，人人愛唱）特別先說明：一般人對這首歌的唱法都不對，李抱忱老師曾告訴他：這是一首抒情曲，不可以用歌廳中的一般舞曲的輕快節奏，听听听、听的唱，要放慢節拍，加入感情來唱。一曲唱罷，歡聲雷動。大家問忱師，要用什麼獎品來獎勵這個好學生？忱師說：「我給他一個熱烈的擁抱吧！」

願老友的歌聲與我們南開

莫逆之誼永在

十五年前，在我的七十歲生日的餐會中，眾多親友都來歡聚。世楷曾為我和內子如京唱了幾首我們所喜愛的歌，我們原只要求他唱一首「你儂我儂」，他唱得高興，又加一首「我如何不想他」，又自告奮勇再加一曲「Because」。若不是時間所限，他可以一直唱下去，聽眾也多願意繼續欣賞，只是餐廳老闆要打烊了，只得收場。

一九九一年項蓉突然告知我們，她們已經摒擋一切，即將舉家遷赴美國。我們才知道世楷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輕。項蓉強忍憂戚，獨撐一家大局，實非易事。到了美國，延醫治療，因之得以控制病情，十分穩定。並尚能繼續練歌、唱歌，大家都為他慶幸。我與愷華，世斌更企盼著重逢之日，那真將是歡樂無比的聚會。確是「

We meet again tonight, Boys With Mirth and Song」。誰想到！一九九五年十

月，一通美國長途電話報來了噩耗，真是晴天霹靂，疼折手足。他的大女兒家似說：「爸爸走得很安詳」。這是我們惟一可以安慰親友的報導了。

一九九五年年底，項蓉寄來一捲錄音帶，是世楷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，在一位朋友家即興高歌時所錄下，由他的二女兒家俐鋼琴伴奏的歌聲。他唱的都是我們所熟習的老歌，有長城謠、你儂我儂、教我如何不想他、紅豆詞、杜鵑花、農家樂、踏雪尋梅和熱血歌。這是世楷的最後遺音。我第一次傾聽時實在是感慨萬千，先是潸然淚下，繼而泣不成聲。永別了老友！昔日歌聲雖已渺，但餘音仍將繞樑，世楷，帶著你的美好歌聲安息天際吧。也願我們今生南開莫逆之誼永存。

朱世楷實在可算是南開中學的一位知名之士。